# 論語經正錄

# 論語經正錄

湙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朱子論語或問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朱子語類安卿錄 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煩碎居上煩碎在下者如何奉承故曰臨下以簡程子謂敬則自然簡祇說敬中有簡之人亦有人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要周盡

又人傑錄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之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之簡

鹿伯順曰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眾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徧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如此行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

又曰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是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

王魯齋曰行簡是於行事上簡居簡是於治己上簡

李二曲曰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嚴翼湛然純一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重不苟事事有定裁事事不瑣紊不操切悺大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況治民乎

用語謹案朱子於居敬行簡分作兩事王船山論之詳矣此與鹿伯順條皆從居敬中見所以能行簡之理即程子謂敬則自然簡或問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中意

饒雙峰曰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亦學力之至爾葢嘗問仁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嘗問政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師友之所講磨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

王船山曰居敬而行自簡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如湯之聖敬日躋則其寛仁而不苛責於民固條理之相因無待己敬而又別求簡也然繇敬得簡者敬德已成之功也若方事居敬之始則不得不用力於敬用力於敬則心已密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必無大無小無人無己而不見其一致則且不安於簡而

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故不得不將居於己與行於民者分佗兩事而一以敬一以簡也程子要其極致而言謂敬則必簡以示敬德之大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无不利者天德王道之全也朱子則以南面臨民居雖其本而行乃其實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則持己以敬御人以簡兩者之功同時並舉斯德以嚴而日成教以寬而漸喻不躐求之於理之一而相因於分之殊此修天德行王道之津涘也仲弓論簡要加一敬以著修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則居簡而行簡者病也居敬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簡爲夫子之所已可故其言若歸重於敬而實以論簡之可則在簡者必求諸敬而

不能簡者其規模之狹隘舉動之瑣屑曾不足以臨
民又不待言矣
陸稼書曰居敬固學之綱領行簡亦非易事非格物
窮理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認稍不眞便以煩瑣
爲精詳以麤疏爲簡要縱能兢兢戒謹亦不濟事故
程子雖謂居敬則行自簡而朱子必分作兩層較程
子之說更爲精密也

用詁謹案格物窮理爲行簡者補出功夫是

此章言外之意語類云如何居敬自能理明

更有幾多功夫在是也

陳淑起曰末世定例成規密如網罟守其章程賢者
有所難周妥其繁冗天下未嘗不治可伯子者以此

然以不擾於外者爲簡子所以僅可伯子也而以貫
攝於心者爲簡廱所以可使南面也知簡之可以袪
煩再知敬之可以運簡則仲弓之可使伯子之僅可
已判然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朱子語類植錄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是不爲血
氣所動否曰固是因舉公廳斷人而自己元不動又
曰祇是心平

又道夫錄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
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伯恭謂不獨遷於它人爲
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此不中節非遷也

又人傑錄所謂不貳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如顏子之克己既克己私便更不萌作矣

又時舉錄問集注云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則言形見之過伊川云如顏子豈有不善所謂不善祗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又似言念慮之過曰不必問念慮之過形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

又不知何氏錄問顏子之過何如曰未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猶常用力便是心有未順處便是顏子之過

又南升錄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怒之而已甚與易怒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

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是畧有不足於心便自知之隨即消除更不萌作爲學功夫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又（不知何氏錄）問不遷不貳克己功夫即在其中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喜怒哀樂皆當克怒是麤而易見者耳

又（時舉錄）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非祇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純熟乃能如此

黄勉齋曰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纇尋逃既知之後根株

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注以爲克己之功也又曰顏子之天資則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則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茂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輔漢卿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故集注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卽克不使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斷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陳安卿曰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則伸縮由我自是不遷若怒自己起而不由於理則氣不能平必至於移甲加乙

陳器之曰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宅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因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甦起發人意處

陸桴亭曰不遷怒正顏子正心功夫到處凡心最忌有所有所偎不正遷怒卽所謂有所忿懥也喜怒哀樂四者惟怒最易有所故顏子不遷怒孔子偁之以爲難

張蒿菴曰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

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陸稼書曰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王船山曰朱子既云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又云不是功夫未到而遷怒貳過祇且聽之此處極不易分曉蓋不遷怒者因怒而見其不遷也不貳過者因過而見其不貳也若要怒要過時豈便一要所學且舍本以治末則欲得不遷而反遷欲得不貳而又貳矣故曰非祇學此二事不遷不貳是其成效然要怒要過時既有學在則方怒方過時豈反不學此扼要處放鬆更不得力故又曰但克已功夫未到

時亦須照管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無間斷處故兩說相異其實一揆易云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克己之符驗知之未嘗復行是當有過時功夫可見亦效亦功並行不廢以此推之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賅括他一句說若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則其以不遷言者必其當怒者也怒但不遷卽無害於怒效也於怒而不遷爲功也則亦功效雙顯之語也

又曰許衡云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非也橫渠云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慊者心慊之也而心之所慊者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心動於非迷而誰覺之乎心之有惡則謂之慝不但爲過若其一念之動不中

於禮而未見之行事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而不成乎過過者有迹者也如適楚而誤至於越也失則可以旋得過則已成之迹不可掩而但懲諸將來以不貳惟顏子心德已純而發見於外者不能蔑於目順心從之妙則如曾子襲裘而弔之類言動不中於禮者時或有之乃其心體之明不待遲之俄頃而卽覺其不安是以觸類引伸可以旁通典禮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誤矣

用誥謹案此條闢辭齋心過之非而語類原兼念慮之過形見之過言分別觀之可也

又曰情中有攻取二途喜取於彼也怒以我攻也故惡濫取者易於屬厭惡攻者發不及收攻一因物

之可攻而已耶必攻之心則克己之功豈不至乎敢緣己之不足攻緣己之有餘所不足所有餘者氣也非理也氣不足則理之來復易氣有餘則將與理扞格而不受其役惟率理以御氣理足在中而氣不乘權斯可發而亦可收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理居盈以治氣乃不遷怒理居中以察動乃不貳過慶源所云遇怒則克過過則克是志學事朱子所云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是適道與立事過怒則克過過則克不怒不過時又將如何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為顏子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為聖人也其亦有辨矣

夏用九曰不遷怒不貳過顏子性命之學也學不反

身切己不可以至於性命學不至於性命不可以謂
之學
焦竑期曰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皆主諸弟子言
聖人承本國之君下問弟子好學不勝情意淡至言
有盡而思亟窮自不能詘然而止若在它國或未必
如此至荅康子則但舉氏名此等處最足見聖人盛
德之至也
臧拜經庸曰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
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
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亟椁或

為設事之辭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史記孔子世家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祝予曰吾道窮曰吾已矣者是皆孔子將沒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後先孔子年七十

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又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家語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之說何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子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時顏子正四十也魯哀季康之問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論語先進篇書顏淵死者四而皆冠以季康子問明其為一時事也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遷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孔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患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子展轉究覈可知王肅家語不足據又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聖賢乎可即以駁許慎之說駁王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朱子語類木之錄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又夔孫錄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小處亦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

何義門曰私褻云與釜與庾便是義所當與義所當益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爲徇人矣案義者宜也情之所可通則亦不失其義也五秉則過情過情非義也使受之者不安

鹿伯順曰不與彊與此處皆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爲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過於慷慨一過爲貞介意氣一著天則遂遠孔子大哉純乎天而人不與

焦廣期曰冉子原思是其心覺不如此便不安遂斷然行之以爲本分當然之事不知其有害於義也至於市恩以爲俠矯廉以爲異則小人之所爲聖人之所不屑教者矣

蔡覺軒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以毋有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曰此說固然然夫子雖以富爲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爲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教以及人而不爲私積蓋聖人以義制事固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崇奬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廉毋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案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淡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之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

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

金仁山曰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責冉有之過于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官無辭祿之理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無非中庸通釋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蔡虛齋曰大抵當時人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偁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瀆也

汪雙池曰萬授一謂偁其子而毀其父當非仲弓所

欒聞聖人忠厚必不如此殊不知此章語氣對世人不用仲弓言者不對仲弓能改父惡言且世人不用仲弓世必其知其父世旣其知其父則夫子亦何必爲仲弓諱之仲弓父賤行惡於經傳固少據即使無據而就此章語意玩之亦堝見此言是因世人以仲弓父惡而不用仲弓故發也況朱子未嘗無據哉

用詁謹案家語云仲弓生於不肖之父何晏注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皇侃疏仲弓父劣當是於時爲仲弓父劣而不用仲弓故孔子明言之也范甯曰謂非必對言也是朱子所據

許白雲曰一章之中爲義不一聖人偁仲弓之德門

人間之當效其進德也仲弓聞之當愈進修造其極也人欲勿用山川不舍有德必見用於世也犂牛之子騂角德不累世類也父有惡子當修德以揜之也用人者不當論其世也聖人之言廣大如此諸章亦多在人推看但不可穿鑿爾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子語類（去僞錄）三月是言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此言顏子能久於仁爾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卻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安卿錄）問三月後亦有違否曰畢竟久亦有間斷曰此間斷亦甚微否曰如不貳過過便是違仁非禮勿視聽言動照管不到便是過

又不知何氏錄　顏子三月不違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日月至焉是或一日一至或一月一至今人若能自朝至暮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豪私意間斷此地位豈易及惟實會下功夫方自見得

又文蔚錄　問橫渠云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竊謂三月不違者天理爲主人欲爲賓日月至焉者人欲爲主天理爲賓學者當勉勉循循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其成與不成至與不至則非我可必矣曰是如此

又道夫錄　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有出時然在外不穩纔出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

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有入時終在內不安纔入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裏宅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軋勒使不爲此意終迸出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著力不得待其自長進去

朱子論語或問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爲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

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默識於意言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孰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

陳器之曰仁者心之全體惻隱爲四端之首心苟不仁則頑然風痺豈知羞惡是非恭敬哉然用功處祇

是埽除私慾放斂惻隱之心出顏子功夫純孰私慾
淨盡故三月不違離耳
眞西山曰圓外竅中者心之體虛靈知覺者心之靈
仁義禮智信者心之理知覺屬氣凡能識痛痒識利
害識義理者皆是也而仁義禮智之具乎中者則理
也仁爲四德之元實兼統之故心之德專言之曰仁
人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皆義理而心不違乎仁不
能克去私欲則所知覺者物我利害之私而其違仁
也遠矣
孫夏峰曰是進諸子於回意顏子亦從日月中養得
純守得定故即心是仁諸子日月之至亦不自覺乃
天機自復當其至時完然一全體也特違之機難泯

目

陳安卿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

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

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目足俱到者不能

張楊園曰問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

曰仁本固有本是主但有生以後天理人欲互爲消

長顏子天理常存而人欲間發則理爲主而欲爲賓

其餘天理未能勝乎人欲則似人欲反爲主而天理

偶然來復卻似賓也

李厚菴曰此至字與斯仁至矣至字不同彼以仁言

此以心言也仁人之安宅不違仁則安居於此日月

至則自外而來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而已張子內外

賓主之說非謂顏子以仁爲主其餘以仁爲賓乃是
以家喻仁心常依於此則爲主偶然至於此則爲賓
蓋仁體常在心有存亡出入故也

用語謹案楊園說即語類天理爲主人欲爲
賓人欲爲主天理爲賓之義此條即語類心
安於內所以爲主心安於外所以爲賓之義
心安於內是心常存而安於仁也陳安卿所
謂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
賓是也心安於外者則欲爲主而理爲賓矣
說雖不同理則一也

王船山曰三月不違仁夫子亦在顏子用功上說其
心二字是指其宅心如此如以心體之成效言則與

日月至焉者不相對照矣集注言能造其域謂心至仁也非謂仁之來至也從其不閒而言則謂之不違從其有依有違而言則謂之至而當其至與其不違則亦悉別注言悉私欲而有其德究在有其德三字顯出聖學而非煩惱斷盡郎是菩提之謂異端所借祇指到人欲淨處聖賢學問明明有仁明明須不違明明可至顯之在視聽言動之間而藏之有萬物皆備之實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於此也豈可誣哉

又曰三月不違仁中有雷雨之動滿盈意思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朱子鏡明之說非愚之所敢據若祇與鏡相似鏡也而仁乎

哉

用語謹案語類南升錄以鏡之明喻仁以塵垢之蔽喻私欲膈之違仁非以鏡爲仁也船山恐人誤會爲異學所俗故辨之

陸稼書曰心藏於內夫子從何處窺之亦祇在動靜語默間見之而已大凡其心如是其氣象亦必如是但人不能盡識耳朱子謂三月不違不是閉門合眼

靜坐不可不知

曹月川曰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能如冉有明禮節如子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聰明穎悟如子貢夫子有非爾所及之抑執德信道如子張曾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

夫子亦曰仁則吾不知也此皆日月至焉者

陸稼書曰聖賢言心有與事對言者有包事而言者孟子言仁心仁政心與事對言者也牽牛章言心包事而言者也有與理對言者有包理而言者其心三月不違仁與理對言者也孟子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包理而言者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朱子語類皆錄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其材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它人所及者

蔡虛齋曰果則足以決大事定大事於俄頃之際達

則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動矣蓺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

姚愔抱曰政所從出者家卿也位非家卿而家卿授之一國之任身率以聽焉是謂之使從政若子皮之於子產季桓子之於孔子是也當定公之時孔子有東周之志將廣磬於天下愔乎說行於桓子而小人間之不獲終焉此道之將廢也若夫哀公之時甚論道不復行於天下也而磬且日危磬固不能用孔子矣第使由求賜三人者一居當國之任治一國而係之固皆有餘力以比孔子三月之事則不能以比子產之全鄭則可故曰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輔漢卿曰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說最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不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轇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金仁山曰謝氏之說似若麤厲朱子取其足以立懦然觀閔子本旨善為我辭之言雖似乎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則不為不峻可謂壁立萬仞氣象矣

孫夏峰曰夫子墮三都費其一也閔子肯為之宰乎

意甚淺而辭則婉聖門應聘之學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輔漢卿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王船山曰由夫子之言觀之則伯牛之賢可知而君子之言命者亦可見矣人盡而後歸之天性盡而後安之命自非伯牛則疾病夭折之至方當以之自省而豈可從諉之命哉修身以俟命身之不修而言俟命自棄而已矣

又曰朱子以有生之初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言命自宅𠁅語修大全者誤編此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則甚時甚鄉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氣稟定於
有生之初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而豈命哉
先儒言有氣稟之性性凝於人可以氣稟言命行於
天不可以氣稟言也如稻之在畝忽被風所射便不
成實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氣有相召之機氣實
召實氣虛召虛稟有相受之量稟大受大稟小受小
此如稻之或早或遲得粟或多或少與疾原不相為
類風不時而粟虛於穗氣不淑而病中於身此天之
所被人莫之致而自至故謂之命其於氣稟何與哉
謂有生之初便栽定伯牛必有此疾必有此不可逃
之疾惟相命之說為然要歸於妄而已矣聖人說命
皆就在天之氣化甚心而及物者言之天甚一日而

息其命人無一日而不承命於天故曰凝命曰受命若在有生之初則亦知識未開人事未起誰爲凝之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祇此陽變陰合推盪兩閒自然於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化在天受在人其德則及爾出王游衍而爲性其福則化亭生殺而始終爲命德屬理福屬氣此有生以後之命功埒生初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爲尤倍也

用詰謹案船山論此章命字不主定於有生之初者論極通達朱子論命曰有生之初氣質之稟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此章或問中語船山以爲宅處語者蓋未詳攷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問顏子不改其樂是樂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非事樂貧須知其不干貧事元自有樂

又節錄問顏子之樂非別有事可樂祇顏子平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然而樂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樂之滋味

又南升錄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中渾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曰周子所謂至富至貴乃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

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直卿云
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亦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
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是如何曰說樂道祇是冒罩
說不會說得親切
又道夫錄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竊意孔顏之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
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
孔顏之樂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
耳曰然今人說樂道說得淺要之說樂道亦無害
又不知何氏錄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
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
仁惟仁故能樂爾今須求其所以能不改其樂者緣

能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四事做得功夫透自然至此

又賀孫錄孔顏之樂大綱相似惟顏子說不改其樂聖人云樂亦在其中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

又賜錄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祇說顏子是如此樂曾點卻說許多樂之事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淡微而難知點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功夫到此從本原上看方得

許白雲曰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莫非至理之流行生意充塞固與人心融閒也君子由道而行則何往非樂三月不違仁或可想見顏子之樂簞瓢陋巷豈足改之耶

陳器之曰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

學道之人固不識此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脗合樂處即是道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

眞西山曰程朱二先生恐人祇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祇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曹月川曰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

王船山曰夫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賢其不改也周程兩先生則不問其改不改而亟明其樂樂而後有改不改儻逕其樂則亦何改之有哉不改是樂之極致於貧而見之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學者且要安排不改而但問其樂如何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則且向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田家老瓦盆上作生活氣質剛者爲傲而已矣其柔者爲慵而已矣此所謂樂驕樂樂佚遊之損者也

又曰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爲樂後人卻在上面說是

一是二此便是弄風捉影語唯朱子委實親切故爲
之易其語曰要之說樂道亦無害蓋樂道而有害則
伊尹孟子都是將道爲一物而玩弄之矣但以道爲
樂雖無害而大槩不能得樂唯不先生一樂之之心
而後於道有可樂之實此天理現苒左右逢原從容
自得之妙豈可云以而豈可云爲哉以道爲樂祇在
樂上做功夫而顏子之樂乃在道上做功夫在樂上
做功夫便是硬把住心告子之所以無恐懼疑惑也
在道上做功夫則樂爲禮復仁至之候舉凡動靜云
爲如馳輕車下飛阪如之何無樂如之何其改也
又曰要知顏子如何不改其樂須看人不堪其憂是
如何或問朱子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此處正好著

眼道之未有諸己仁之未復於禮一事亦發付不下休說簞瓢陋巷便有天下亦是憔悴天理爛熟則千條萬歧皆以不昧於當然休說簞瓢陋巷便白刃臨頭正復優游自適樂者意得之謂於天理上意甚不得豈但如黃勉齋所云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哉直有以得之矣

陸稼書曰張貧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范甚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太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貧山云樂者即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特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慾蔽遂舉本

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塡胸滿臆非用一番功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鑽山又云言孔顏樂處即知忠孟樂處皆足補集注所未及

家懿思先生曰先儒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以爲樂貧者固非以爲樂道者亦未是爲其所謂樂者皆以七情之樂當之即未得孔顏樂處也孔顏所謂樂者欲淨理純性體昭融之候胸中天理流行自有活潑泮溢之趣無入而不自得如天道之氤氳流行無時或息者然故以樂字形似之非如七情中之樂

樂因物而生物過則息者也
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
陳定宇曰曾章集注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
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
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勢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
以自限耳
蔡虛齋曰子之道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
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
鹿伯順曰說道亦是實祇爲不勝外物祇成一段虛
光景到此亦自覺似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
夫子說一力不足者而斷其爲自畫毋求自想曾到

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黃薇香曰中半也廢置也置於半途暫息之俟有力
而肩之也畫止於半途而不進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朱子語類萬錄此處要見義利分明君子儒上達小人
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不覺察耳豪釐閒
便分君子小人
又南升錄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不就己分上
做功夫祇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
又不知何氏錄子夏是細密謹嚴之人過細密便有委曲
周旋人情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
金仁山曰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故夫子戒其近

裏君子儒則務德業小人儒則誇文辭

陸稼書曰曰爲曰與爲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

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謹其似

焦廣期曰注云君子儒爲己又云遠者大者非各爲

一義不相統貫蓋惟爲己乃所以爲遠大中庸末章

以尙絅闇然爲入德根基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

之盛何遠大如之爲人而學者自私自利雖能立功

業致聲譽而其爲卑暗淺小甚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朱子語類賀孫問集注取楊氏說云觀其二一事之小

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曰看此氣象便不猥碎問非獨

見滅明如此亦見子游胸懷如此開廣故取得此人

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爲之屬乎然古既遠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甚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魏庸齋象樞曰子游既列文學應以文章誦讀取人乃夫子問得人舉滅明以對可見平日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

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為人所難者言之詭
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此即行己有恥之
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此即大
公無我之器量子游以文學之賢獨重實行如此孔
門弟子槩可知矣
汪雙池曰子游之於滅明必有心契其微者而舉二
事以見大端注中必推開說者正所以盡子游之意
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邑宰而可必其猷為乎
曰此非可偽為也非有以直其內者不能必正於外
非實有所得於己者不能無所徇於人也
眞西山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
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

其行己也冐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冐阿意以求說乎子游以一邑之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如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

莪薇香曰得人與舉賢異得之未必遽舉之也朱子與劉共父書曰方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亟旦暮倉猝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亟利害紛挐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亟所嫌而敢進則亟幽隱之不宣欲

進者亟所爲而不來則亟巧僞之亂眞今於天下之士濆然不以爲意至於臨事倉猝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朱子之言正合得人之恉

惠半農曰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横行徑踰盜其一也徑謂之蹊釋名曰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康成亦云徑踰射邪趨疾禁之所以防奸故晏嬰治阿而築蹊徑者以此也子游偁子羽曰行不由徑謂其行方夫由徑犯野廬之禁先王之世人人不由安見其方春秋禁書雖存而官失其職道禁之不行久矣子羽獨率而行之以爲先王之道存焉由此觀之則一步一趨亟在而非先王之道也

此子羽之所以爲方歟

許白雲曰集注飲射讀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賢能故有鄉飲酒之禮此行於鄉學者也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行於黨學者也射鄉射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讀法周禮州長一歲四讀法正月之吉各屬州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黨正一歲七讀法四時孟月吉日屬民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族師一歲十四讀法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友

睦婣有道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讀法不可數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類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朱子語類時舉錄 人之矜伐皆從私意來孟之反不伐便是克伐不行祗此一節便可爲法聖人言此者使人知所自克也

又僩錄 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非先知是合當做之事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職分之所當爲自然無伐心矣曰祗得一心地平之人故能如此若

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悉從伐太過捺不下孟之反祇是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

錢白石文子曰師勝而歸范文子先入而不敢先師敗而奔孟之反後殿而自以爲非敢後君子以功名爲良如此

王船山曰聖人不輕道一謙字而於贊易唯以天之益地之流鬼神之福人之好言之則亦應物之德柄非入德之始功也故曰謙亨君子有終必君子而乃有終未君子而難乎其始矣上蔡云人能操舉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此語未周浹上蔡氣質剛明故其爲學也以去矜爲氣質變化之候然亦

上蔡一人之益一時之功而不可據爲典要若人欲未消甚誠意之功天理未明甚致知之力但以孟之反一得之長爲法則必流入於老氏之教以淺言之伐者亦私欲之一端能不伐者自除下人欲中一分細過固有能不伐而它欲不必除者亦有不待不伐而欲已消理已明者若以淺言之則不伐之成德自爲遠怨息爭之一道而聖賢以之爲居德之量是易所謂善世而不伐書所謂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在功德已盛之後以自極於高明廣大之至而卽以移風易俗成廷野相讓之化者非待此而始有事於消欲明理也故顏子以之爲願卽孔子大道爲公之志事有所待而非與克己之功亟請從事之比

聖賢之道以此而善其成故曰君子有終以此而利行於天下故曰謙亨旣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故夫子亦假許之反然之反之能此則亦徒具此腔殼可以居大德藏大功而所居所藏之實未之逮者多矣微獨之反卽彼所宗之老子其大端已非而此盛德容貌若愚之量夫子亦不能沒其善至於所居所藏虛𧶘亾實乃至陰取陽與而與𠀤賈深藏同一機械則終未免於私欲潛行天理不明之病唯其欲恃此以消欲而明理則消者非其所消明者非其所明克伐不行不足以為仁者此也

用誥謹案上蔡之說朱子於集注節取之而於或問則論其失船山此條益發明或問未

盡之意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金仁山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用語謹案程子云鮀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難乎免今之世必見憎疾也朱子從之謂其立言與鮀虐究獨而與高明同識

許白雲曰古之世必尚誠而不尚諛好德而不好色今之世乃好諛說色所以可歎也

饒雙峰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說而不說色矣

汪雙池曰傷時之衰也好諛說色自孔子時而已然今將若之何然天理常存人心未亾端風化者誰之責歟豈第曰求免於世耶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問何莫由斯道也曰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

真西山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不由道也

曹月川曰道中庸之道天理人倫之至人所當行者時人知由戶而出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恠歎之曰何莫由斯道也今觀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

處士橫議暴行交作索隱行怪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任道之宗極歟時人淡矣

王方麓曰夫子之意蓋謂若以道爲高妙峻絶而不可由邪則道之得名正以日用當然之理猶戸爲出入之所必由若以道爲虛無寂滅無與於人而不必由邪則自君臣父子之際以至起居動息之微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頃刻舍之而不由猶此身出入必由於戸也何乃莫之由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蔡虛齋曰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不

足文物燦然而實意反疏此則謂之史也

王船山曰夫苟其欲爲君子則或失而野或失而史雖有其質不足以成令儀雖有其文不能以質幽獨而可乎哉必也保其忠信之誠而廣以學問之益有此心則必有以善全此心有此事則必有以不欺此理者其質也盡乎天德之美而人情物理之胥宜其文也必推諸所性之安而使大過不及之有節然後成乎其爲君子出可以移風易俗而處亦有盛德之光輝不可掩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朱子語類賀孫錄　天地生生之理祇是直直便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

免耳

又（南升錄）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

又（時舉錄）人之生也直如饑食渴飲是是非非本是曰直自無許多周遮如敬以直內祇是要直

又（義剛錄）生理本直如水有源便流此是流出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可羞惡之事便有羞惡之心此皆是本心自然發出都遏不住今若順此行便是若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罔

許白雲曰天以善理生人人得此理以生其理本直凡行事皆當合理若不合理則與天之生意不相關

是理已絕亦之道也而又生於世者幸然免亦爾謂
具人之形事當順理逆天自絕不可生於人世
曹月川曰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故曰
直在人順其性而不逆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
而行雖命遭有不齊莽非生道
又曰大凡平心順理應物爲直若有一豪伦爲計較
不得爲直如孔子不直乞醯應人便知所以爲直又
如左丘明恥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之類要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
鹿伯順曰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常生夜氣之心不
失則罔者可復生
王船山曰兩生字義要不同不但本文兩句連類相

形夫子之意原以警人直道而行則上句固自有責成意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而意全歸下句也二句之中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細玩本文此意寓於上句之中其又云罔之生也幸而免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而斷之以理用解天下之疑耳且人生之初所以生者天德也既生之後所以盡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氣者人道也若夫直也者則道也而非德也以生初而言則人之生也仁也而豈直邪葢道虛迹也德實得也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道也者所以載夫德也仁也者所以行其直也直也者所以載夫仁也仁爲德則天以爲德命以爲德性以爲德而情亦以爲德直爲道則在天而天道直也直

道以示人天之事也在人而人道直也遵直道以自生人之事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固言人也言人以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而順事之無違也言天德之流行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非直道而不能載故人必直道以受命而後天產之陽德地產之陰德受之而不逆也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易知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彊不陵弱智不賊愚仁可壽義可貴凶莫之嬰而吉非妄獲也聖人之言此原以吉凶得失之常理惠迪從逆之恒數括之於直罔之分徹上智下愚而爲之戒非專爲盡性知天之君子言也

用誥謹案朱子從程明道說以上生字爲始生之生下生字爲生存之生或問語類中論

之詳矣而精義畢載橫渠伊川暨呂謝諸說皆以二生字一義爲生存之生此說同之要惟始生本直而後生存當直朱子固云於義理亦可通耳

黄薇香曰集解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案經兩言生受生於天全生於世皆是也詩蓼莪疏引鄭君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程子說同馬注又云自終其義爲備人受生於天全生於世以直道爲之主失此直道天威所必譴王法所必誅衆怒所必加免者幸而已言其少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朱子語類南升錄人之生便有此理被物欲昏蔽故知

此理者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問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胡敬齋曰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彭魯岡曰孔子重言樂何也君子之道皆從樂中發

出故生生不窮苟甚其機則猶助長之苗驟盈之水未有不棄且涸者也

王船山曰知之者之所知好之者之所好樂之者之所樂更不須下一語若祇漫空想去則落釋氏本來面目之狂解若必求依據則雙峰之以格物致知爲知誠意爲好意誠心正身修爲樂實乃大誣聖人於此三語明白顯切旣非隱射一物而其廣大該括則又迥方成圭迥圓成璧初不專指一事凡論語中泛泛下一之字者類皆如此總之是說爲學者之功用境界而非以顯道

汪雙池曰知之者明諸心知所往也好之者力行以實之也有得則樂矣不知甚可好不好甚可樂知矣

則當好好矣當求得學有淺深詣當漸進好之從博文來樂之從約禮來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朱子語類僩錄此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

劉直齋曰中人者可上可下之人也向上則可以語上向下則不可以語上惟在其志之所向而已

趙鹿泉佑曰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說天生上知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聖人教人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以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卽於

下雖聖人亦末如之何語上是教者用心本趣厚游
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
黃薇香曰集解王曰上謂上智之所知也兩舉中人
以其可上可下也案王注言可上可下甚分明釋文
以上之上時掌反注可上同是申王意以定讀也中
人以上是中人而能上進者中人以下是中人而下
流者以之訓而詳見王氏釋詞也
用諧謹案語類義剛錄問中人上下是資質
否曰或是其功夫如此或是其資質如此聖
人祇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便都包在裏又
必大錄居下者不可語以向上者之事亦祇
論學術所至之淺深而已據此則謂以上以

下爲學者詣力之不同亦朱子之意集注當

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以大綱言兼資稟學

術言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語類錄僩 民者人也義者宜也詩所謂民之秉

彝卽人之義也此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

不務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

豈謂之知者哉

又錄南升 務民之義就分明處用力則一日有一日之

效不知務民之義褻近鬼神祇是枉費心力如臧文

仲居蔡古人非不用卜筮今乃褻瀆如此便是不知

又賀孫錄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淵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是先難是心祇在此更不別去

又賀孫錄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皆先難後獲是得仁之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之先難後獲是求仁之人

朱子論語或問爲是事者必有是效是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爲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仁者則先爲其事不計其效惟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

許白雲曰通釋云夫子既告之以所當爲復戒之以

所不當爲使其志存於此而念絕於彼此語包二者皆全

胡敬齋曰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難後獲上義下利皆無一毫私意

朱柏廬曰有事勿正卽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必至之病棄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李厚菴曰知者仁者皆急於當務而緩於求報知以所知言故不惑而達於天人之理仁以所存言故無爲而爲爲而合乎天地之心

焦廣期曰先難該一切言雖至纖至小之事但盡心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利卽此一念一事是亦仁也以

道言則無精粗無大小也伊尹之一介不取與孔子之委吏乘田會計當牛羊茁壯而已是也必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者非孔子當日教樊遲之旨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朱子語類人傑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

又必大錄世間自有渾厚之人有通曉之人其終亦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曾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

又洽錄以知者樂水言之須看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

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

又蔡錄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當然耳

又南升錄問知者動仁者靜動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此以成德之體而言也若論仁知之本體知則淵深不測衆理於是而斂藏所謂誠之復則未嘗不靜仁者包藏發育一心之中生理流行不息所謂誠之通則未嘗不動曰知者動意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常多故以靜爲主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知動仁靜是體段意思

如此常以心體之便見

又錄祖道壽是悠久之意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

輔漢卿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

孫夏峰曰山水無情之物也而仁知登臨則欣然向之蓋活潑靈謐之體觸目會心故其受益無窮此深造自得之學

夏用九曰知者動仁者靜知者心中是此天理仁者心中亦是此天理但知者心中有流行之意思仁者心中有凝定之意思其同者理也其不同者氣也

金仁山曰夫子以其意象體段效驗分言之令人渷體而以類求之爾又不可太拘執通釋以質之所近言仁知有偏重然非偏無也

王船山曰學者之為學以成德也德底於大成則於土皆安而情咸自得於我皆真而動靜無違於天皆順而身心交泰所固然矣乃人之性各有所近而即其所近者充之以學則知仁各成其德而性情功效之間有別焉各致其一而若不相侔然皆天理之固然而非執偏以褒異也

又曰情之所生因乎居心之體而知者則動也迎於物而即有觀理之心不使一念之或息而不靈也仁者則靜也斂於己而不隨物感以遷恆使此心之湜

藏而有主也以故其所得於天者知者無不樂焉無間境也有以處境者何往而不悠然自適也乎仁者必其壽也莫非命也修其俟命者豈有戕害而不盡其期者哉

又曰慶源於理上帶一氣字說其體認之深切眞足以補程朱之不逮較之言情言體者爲精切不浮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體爲固然之成形與成就之規模有其量而非其實樂山樂水動靜樂壽俱氣之用以理養氣則氣受命於理而調御習慣則氣之爲動爲靜以樂以壽於水而樂於山而樂者成矣 水濱以曠而氣舒自與知者之氣相應山中以奧而氣斂自與仁者之氣相應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

曰動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曰靜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則樂氣以守中而不喪則壽故知此章之旨以言仁者知者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而有生以降所可盡性以至於命者唯於氣而見功亦可見矣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 齊魯之初氣象已自不同至桓公管仲又不能遵守齊之初政盡尚功利魯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問孔子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若桓公管仲無此意思

又廣錄問注謂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齊自伯政行其病多魯則其事廢墜不舉耳齊則先須理會其許多病敗方可及魯魯則修廢舉墜便可復周公之道

饒雙峰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彊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借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禮盡在其重禮治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鹿伯順曰策士治國祗求富彊聖人經綸祗講天理葢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而不去信亦此意

閻百詩曰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適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

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注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馮厚齋曰顏師古云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偁非孔子所謂也

楊用修慎曰古人制器必尚象觚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從取其利於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於

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其漸不可長矣

焦虎期曰洪慶善云古者獻以爵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此言得之蓋不必正當獻酬時發此歎必目擊此器人皆名曰觚實乃非觚故因而歎之論語所記夫子之言在當時皆有根因今雖不可得知要當默識之爾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可逝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它事皆然

又義剛錄問宰我衹知有公其之道理不知有義曰不惟不知義亦不知智

用語謹案語類此說引而未發蓋可不可之問有義存焉而所以知其可不可者則恃乎智宰我不知仁智合一之理故有此問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使知仁智合一之理則智以行仁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宜何憂爲仁之陷害哉

朱子論語或問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閒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

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從從也事迫而亟具雖從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竆力所至

胡雲峰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子語類大雅錄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敎顏子亦祇是如此如行夏之時以下須平時會理會來非禮勿視等處是約之以禮

又僩錄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

於道也

又恪錄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要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祇太許多條目上做功夫已身都要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

又大雅錄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功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要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

朱子文集答張仁叔約之以禮禮字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

又答或人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若合

下便兩相倚靠則彼此擀閣不成交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庬覽襍記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又答范伯崇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謂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外物誘怵異端遯藏矣

許白雲曰博文則能知聖賢之成迹識事理之當然約禮則收斂歸之於身而爲修行之實若泛泛學文而不約之以禮則於己無相關既能博文又以約禮爲自己之行方可進德通釋曰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語精切

王船山曰文皆載道之文不然亦其可以致道者也禮皆修道之事於其切於身者尤體道之實也於文博之勿疑乎道之不待乎此而略之焉動必以禮勿疑爲道之一曲而非其大焉者也博之約之雖不足以盡道之高深而文與禮則固道之所散見而徵諸實者也曰盡其身心之力依乎道之所著而道豈遠乎哉不然守其虛寂棄其防閑卽或有所見焉而離乎道者已多矣

又曰集注約要也小注佗公膂讀者誤勉齋亦疑要膂公我以禮爲不成文而猶未免將約與博對看不知此約字與博學二字相對則要原讀佗平膂與束同義集注添一動字博其學於文而束其動以禮則上

句言知下句言行分明是兩項說朱子尊德性道問學驗諸事體諸身及行夏之時非禮勿動等說皆不混佗一串約之之字指君子之身而言也與約我以禮我字正合其云靑之博而今之約以博對約有一貫意皆狂僻也文與禮原亦無別在學謂之文自踐履之則謂之禮其實一而已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而後學之如雖無治厤之事亦須攷究夏時其服身而見之言動者則因乎目靑之素履故文言博而禮不可言博然不可謂學欲致其多守欲致其少如顏子未仕自不宜改易正朔則行夏時之禮特時地之所未然而非治厤明時為廣遠而置之視聽言動為居要而持之也約者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不使放

而之非禮豈不使放而流乎博哉學文愈博則擇理益精而自守益嚴正相成非相矯也博文約禮是一齊事原不可分今俗如讀書時正襟危坐不散不亂即此博文即此便是約禮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緩急之序尤自不誣原不待博已博而今始約也

用詁謹案約要均有結束義亦均有儉少義故二字可轉相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注久要舊約也書禹貢五百里要服疏要者約束之義以約訓要故朱子解此章亦以要訓約皇侃疏約束也言君子廣學六籍之文又用禮自約束能如此者亦可得不違背於道

理朱子語類幹錄此約字與顏子所言約字皆合作約束之意目或問云二者之訓不異其義亦同皆為約束之意據此則朱子從古訓以要訓約作平聲讀為束義而作去聲讀者非朱子之意明矣又案之字指君子之身言亦本朱子語類幹錄云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是也

孫夏峰曰凡散見於天地間者皆文而文中總具一天然之規則曰禮約即在博時約文禮非二理博約是一事合內合外何畔之有

張楊園曰學者功夫能將聖賢經傳準之日用動靜

以攷其合否則庶乎不背於義理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

尹元孚曰先博後約固有次序隨博隨約乃見切實朱子以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功夫則隨博隨約之義甚明即以知行分貼亦隨知隨行與足躡目不見目躡足不行之說相合

焦廣期曰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於禮則約矣約非大本大原渾然一理之謂也博文約禮皆下學事故曰可以弗畔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猒之天猒之

朱子論語或問案史記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也曰仕於其國而見其小君禮與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其何所攷也然禮家又謂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而使人攝焉則是大夫雖或有見小君之禮疑亦久已不行於世而靈公南子特舉之爾曰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常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何爲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爲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

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况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爲拘拘譪譪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

金仁山曰聖人道大德全不絕人於善其見惡人固謂在彼有願見之心而在我本有可見之禮則不咎其既往或啟其將來未可知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夫人乎則又難以明言矣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在它人則不可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它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甚不可彼甚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

哉聖人指天以爲質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眞西山曰居亂國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濟或以自汚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氏亟能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說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

庇伯順曰子路不說以爲有委曲行道意

陳淑起曰夫子見得是上一截道理仲子避得是下一截世情仕有見小君之禮小君者正位乎內朝職

司乎陰教與國君同主宗廟社稷貞淫邪正四字不
可加於此處子路止計世情故不說且天猒之矣姑
置世情使思天理見天理則世情自化矣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朱子語類〔夔孫錄〕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
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祗是庸夷齊
所爲則非庸
又〔植錄〕不知理隨其偏長處做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
放縱者則跌蕩不羈所以中庸說道之難明又說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汪雙池曰大抵叔季之民不及中者恆多而過中者
益寡然教衰澤斬之後處士橫議每過爲詭異以震

驚流俗而欺世盜名則異端邪詖之說又必過中者之所爲過中之害其視不及者爲尤甚也夫子言此其亦有憂患也夫

吳艸廬曰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朱子語類可學錄 子貢問仁就功用籠罩說孔子就心

上荅

又義剛錄 仁以理言是徹頭徹尾物事如一元之氣聖以地言亦非離仁而爲聖聖是行仁到極處而今有聖人有賢人有衆人仁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博施濟衆是做到極處功用如此

又寓錄 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堯舜如此尚以爲病仁本切己事大小都用得子貢問不切己卻成疏闊

又人傑錄 子貢所問以事功言於本體甚涉故聖人舉此心之全體大用以告之

又義剛錄 問此章再說仁之功用中說仁之體後說仁

之方曰是如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存心常如此未博施濟衆時此物事自在裏面

又安卿錄問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祇無私意理便流通

又燾錄夫子荅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荅顔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要認得是一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有克己復禮之意思克己復禮便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思祇要人自分別而已

又祖道錄子貢所問爲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如堯舜亦做不得何況蓽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宅人亦立己欲達則思處置宅人亦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胷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已

朱子論語或問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故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一念之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

聖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

陳安卿曰問集注謂狀仁之體曰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體自如此非姑指其及物處爲然也但不可偏靠此爲言爾問程子謂天地萬物爲一體曰程子之說亦祇是言其與物爲一而無所不愛之意然專靠此爲言則窮大而失其本當於此處觀天理所以流行無間之體則仁可識矣

又曰仁祇是天理生生之全體故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生生不息者其本體也視物爲一而無所不愛者其用也夫子所荅以己及人公平天理流行無間者正是指言其體而用在其中矣程子集注所發明皆是不外此意

薛敬軒曰仁是此心之理與萬物相貫通故欣戚相關而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祇知有己不知有物欣戚不相關而不能愛矣然貫通非仁其貫通之理仁也

孫夏峰曰仁一也由子貢言之帝王之事也由夫子言之匹夫之事亦帝王之事也從人起見將涉於功利之私而所爲多僞從己身起見以己度人處處是我成就己之性命自爲切爲人亦無不切者矣

王船山曰至難言者仁之體也於理言之則非其心之實然於心言之則又唯心之所患心之所願極乎不可至之事而心皆有此境唯從學者所以求入之方而即此誠有其理之心以極至其量使無念而不

然以證天理同流萬物一體之實則仁可得而見也

蓋子貢之言迹也而非心也如以此爲心則又心

也而非理也聖人之仁一實之理生於心非一心之

想成乎理學者曷可以不辨哉

又曰子貢說博施濟衆太輕易夫子知其實不稱名

不知所謂博衆者有量邪無量邪子貢大端以有量

言博衆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不七十而

肉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但旣云博云衆則自是

無有涯量設令能濟萬人可謂衆矣而萬人之外豈

便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衆

者非衆徒侈其名而無實矣故夫子正其名實以實

子貢之所虛而極其量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則所謂博施濟衆者必聖人之或能與堯舜之猶病而後足以當此儻非堯舜之所猶病則亦不足以為博施濟衆矣葢博施濟衆須於實事上一一攷覈而出而抑必以己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而後可云施以己之欲立欲達者立人達人而後可云能濟故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為聖然後非沾沾之惠一切之功若其不然則施非所施濟不能濟自見為仁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夫仁者其所從入與沾沾之惠一切之功已有天淵之隔其立達一人如己之欲立欲達立達千萬人亦如己之欲立欲達體眞則用不妄繇此而聖則施自不狹濟自不虛而卽當功用未見之時已挹博約衆寡以為之界限且其

所施濟者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轍之妙而一舉所徧一舉所矯不然則豈待博且衆卽二桃可以致三士之死而一夫譏之欲天地亦不能給之也乃子貢所云博施濟衆者初非有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實則固不可以言仁而但云博施濟衆則夫子亦譏以正其爲非仁之事故下直以夫仁者三字顯仁之實使子貢終是以患焉而如是以施其不易言博如是以濟其不易言衆亦不待夫子之言而自愧其失辭矣程子謂子貢不識仁看來子貢且不識施濟使其有能近取譬之心而敢輕言博衆哉李厚菴曰子貢以仁之用言此必有德有位者故雖堯舜猶病若學者坐而言此則非切己功夫故夫子

以仁者之心求仁之方告之然亦非全無用處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舉斯心而加彼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隨其分以及人此自崇高富貴
至士庶皆可行者顧不取必於其博與衆耳

論語雍也第六畢